

562.7

史地小叢書

山西票莊考略

陳其田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陳其田著

史地
小叢書
山西票莊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三月初版

(32119)

史地小叢書 山西票莊考略 一册

每册實價國幣陸角

外埠酌加運費郵費

著者 陳其田

發行人 王雲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翻印必究

(本書校對者重振編)

六五六三上

引言

山西票莊在中國近代經濟史上佔很重要的地位。從時間上來說，他有一百多年的歷史。從地理上看來，山西票莊的勢力範圍，北起莫斯科、庫倫、蒙古；南至雲南、廣東、新嘉坡；東自日本、西達新疆、四川。以山西的祁縣、平遙、太谷三縣的商人為中心，支配這麼廣大的營業地域，經過這麼長久的時間，這種經濟制度很有研究的價值。

我國舊式的經濟制度，重信用，輕組織，資本雖小，營業甚大，一切都是以人為中心，鮮有業務的保障。經濟的活動建築在家族主義的上頭，山西票莊可說是這種舊式經濟制度的典型。票莊雖有他的獨創價值，巧妙的營業方法，可是不適合於近代的社會，終至於倒閉失敗。我們研究山西票莊，就可以看出舊式經濟制度的弊端及其應該改革的地方。

還有一點我們應當注意的，就是山西票莊對於中國國民經濟生活貢獻甚大。我們研究山西

票莊可以知道商業與金融的關係，可以明白舊式資本與舊式官僚的結合。票莊營業以匯兌為主，所以受交通工具的影響。票莊兜攬國庫官款，頗有變態的國家銀行的意味。票莊推行票據制度，開近代銀行業的先河。清末，票莊且曾一度執全國金融界的牛耳。這些功績，不能磨滅。

山西票莊的重要性，已如上述，爲甚麼到現在我們還沒有看見一本山西票莊史呢？這也是因爲我國商業習慣謹守祕密，缺乏記載，山西人經營票莊，更是如此。作者這幾年來，四處搜羅關於山西票莊的材料，所得都是斷簡殘篇，並且大半是輾轉抄襲的。三年前到太原及票莊總號所在地，祁縣、平遙、太谷，實地調查。票莊遺老所能供給的材料，也是一些零碎的傳聞，及片斷的記憶。去年在日本的時候，又極力向各經濟調查所及各專家索取有關票莊的文獻，所得的結果也是很少。現在把這幾年所收藏的材料，略加整理，付印發表，藉以就正於海內外專家。希望這本極不完全的初稿，能够引起碩學鴻儒的注意，不久或有一本比較完滿的山西票莊史出世，以慰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人們的熱望。

民國二十五年五月序於北平燕京大學

目錄

第一章	山西票莊起源的傳說	一
第一節	山西票莊起於隋末唐初說	一
第二節	票莊起於明朝中葉說	七
第三節	票莊起於明末清初說	七
第二章	清代山西票莊的沿革	一〇
第一節	山西商人與山西票莊的關係	一〇
第二節	清代山西票莊的起源	二二
第三節	山西票莊發展概況	三一

第三章 山西票莊的衰落……………二二八

第一節 票莊衰落的原因……………三三八

第二節 票莊失卻改革的機會……………四四四

第三節 民國以後山西票莊的一般狀況……………五〇〇

第四節 各地各號票莊的衰落……………五六六

第四章 山西票莊的派別和組織……………六六六

第一節 平祁太三幫的票莊……………六六六

第二節 四十九家票莊一覽表……………六九九

第三節 外省外縣的票莊……………七七七

第四節 票莊的組織……………七八八

第五節 總號與分號的關係……………八九九

第五章	山西票莊營業的概況	九七
第一節	營業地域	九七
第二節	營業種類	一一〇
第三節	票莊代匯公款之舉例	一三六
第四節	營業和獲利的估計	一四一
第五節	票莊營業的考核	一四三
第六章	山西票莊對外的關係	一四八
第一節	票莊與政府官僚	一四八
第二節	票莊與錢莊	一五六
第三節	票莊與對外貿易	一五八
第四節	票莊與其他機關	一六〇

第七章	結語	一六五
附錄一	論材料	一六七
附錄二	山西票莊調查表	一七六
附錄三	山西資產家一覽表	一九四
附錄四	日昇昌和大德通近年營業統計	一九七

山西票莊考略

第一章 山西票莊起源的傳說

山西票莊的起源，傳說不一。根據各種文獻及口傳所說的，可以分做四種：(一)隋末唐初說，(二)明朝中葉說，(三)明末清初說，(四)清朝乾嘉說。這四種傳說都沒有充分的證據，也沒有詳細注明傳說的來源，簡直是無法考究。我們以存疑的態度，一一敘述於后，希望將來能够得着相當的材料，可以估定這幾種傳說的價值。

第一節 山西票莊起於隋末唐初說

清末的時候，上海著名的傳教士艾約瑟博士(Dr. Joseph Edkins)替海關外人編著中國

金融財政史料叢書，第三本叫做中國銀行與物價，書未完成身先死，殘稿由其友人，在他去世那一年（一九〇五年）替他發表，內容未經整理，頗見凌亂。關於山西票莊有幾條零碎的記載。第一條以北京的四板當做山西票莊，這是錯的（參閱第四章第三節）。第二條提到山西票莊起於紀元後六百年，即隋末唐初，說：『山西票莊財富的基礎從很早起，就建築在鹽鐵上頭，這種寶貴的物產，自山西出口，甚為豐富，有二千年的歷史。前幾年在山西發現羅馬的錢幣，大概是羅馬商人在山西買鐵作貨樣所給的。山西商人遊行遠近各地，招攬生意。因為營業發達，他們就成為銀行家。二千年前，氣候較為溫和，中國的絲是山西的一種出品。但鹽鐵的重要性，可以漢朝的鹽鐵論為證……古代的山西商人輸送貨物於鄰省——直隸、山東、河南和陝西。他們從紀元前六百年（周定王七年）起就做這種買賣，納稅或以當時新鑄的錢，或以金銀。但是到紀元後六百年唐朝時候，因山西商人積蓄甚富及用紙盛行，他們就成為銀行家。』

「山西票莊從甲省到乙省匯兌，只收三釐以下的匯費。西曆一二〇〇年（宋寧宗慶元六年）北京已經成為首都（應指金都於燕而言）始用煤炭。山西煤炭加增山西商人及銀行家的利潤。

他們的資金堆積，不但扶助政府，而且利及各地商人。」（註一）

艾氏的書出版後十年，一九一五年，又有一個外國學者瓦格爾（G. R. Wager）著中國金融與銀行（Chinese Currency and Banking）第四章中國的銀行，對於山西票莊，竭力贊揚，甚至說：『近代匯票和貼現的辦法，是山西票莊首先倡用的。他們教世界上的人類，如何由甲地送錢到乙地，或甲國到乙國，不必搬運現銀。他們採用支票方法——當然不是現代的支票，是一種紙票，使人到外埠去的時候，不必攜帶現銀，只帶一張紙票，到處都有購買力。』（註二）關於山西票莊的起源，瓦氏抄襲艾氏的傳說，但未註明出處。文字幾乎完全相同，不必重譯。（註三）除了附和山西票莊起於西曆六百年之外，瓦氏還說中國古代各省賦稅，或以貨物，或以銀兩，輸送北京（應改為京都），依靠銀行轉運。『山西銀行家，其歷史極有趣味，從西曆九百年（按即唐昭宗光化三年）就已經起手經營這種事業。』（註四）『到十一世紀（宋朝）山西票莊從實際上看來，很像國家銀行了。』（註五）

再過十年，一九二三年，馬寅初先生論吾國銀行業歷史上之色彩，是一篇專門研究山西票莊

的文字，雖未註明出處，內容與瓦格爾的書，頗有雷同。不過馬先生對於山西票莊的起源，刪掉瓦氏師承艾氏所肯定的時期，只籠統的和西洋銀行比較如下：『今之談銀行業者，每謂歐美銀行組織完備，發達迅速，而吾國之銀行業尙屬幼稚，無足述者。殊不知吾國銀行業極盛之時，英、美、德、法諸國尙在草昧時代，幾不知銀行爲何物也。嘗考吾國銀行業發軔於山西，蓋山西出產以鹽鐵爲大宗，絲煤次之，自給之外，餘額悉運銷於外省者，換得之現銀，不可無特殊之機關以任運送保管之責，於是山西票莊興焉。山西幫之成爲銀行家者，固自然之結果，亦環境使然也。』(註六) 又說：『山西票莊既遍設分莊於各處，公私匯款，當然由其獨攬，其匯劃之唯一武器，則爲匯票，英語謂之 draft。此項匯票，隨在可以兌現，幾無所往而不有購買力，票莊匯票之所以可貴在此。當匯票盛行之時，英、美各國尙不知匯票爲何物，若謂匯票係山西票莊所發明亦不爲過。』(註七)

我們在這裏所要研究的，是山西票莊起源的問題。艾氏、瓦氏和馬氏都說票莊的興起是山西商人往外發展的必然結果。這種論斷，自經濟立場看來，頗有見地。但是有幾個問題必須討論的。第一、山西商人是從甚麼時候開始往外發展呢？艾氏舉山西發現羅馬錢幣，想像大概是羅馬商人來

山西買鐵。瓦氏把這事當做歷史的證據。據我們看來，欲以此事證明山西商人年代的久遠，理由很不充足。羅馬錢幣不一定是羅馬商人帶來買鐵的，或係後來過路人所遺失。且古代交通甚為不便，從山西帶鐵到羅馬去，似乎不大可能。艾氏其他主張，山西商人從紀元前六世紀起（周朝）輸貨於鄰省，可能性較大。我國古代經濟中心是在黃河流域，山西雖以尚武稱世，但其四圍鄰省都是富庶的地方。紀元前二百四十年代，呂不韋以陽翟大賈做秦相（陽翟即今河南禹縣）。河南大賈可以到陝西做官，則山西商人運貨於鄰省，不是不可能的事。這種推測如果有理的話，那麼山西人對外省貿易，最少有二千多年的歷史。第二個問題，山西商人既然有這麼長久的歷史，到了甚麼時候，他們因為營業上的需要，纔兼辦銀行業務呢？艾氏斷定為紀元後第六世紀（隋末唐初），並舉出兩種原因，山西商人經商致富，資金雄厚，及紙幣盛行，二者均係票莊成立的重要條件。瓦氏一面附和艾氏山西票莊起於第六世紀（隋末唐初），一面說「……山西票莊從十世紀起（五代宋初）到一九一一年纔消滅……」（註八）自相矛盾，前後相差四百年！到底唐朝有無山西票莊，是個絕大的疑問。查中國匯票的起源，創始於唐憲宗時。據新唐書食貨志說：「憲宗以錢少，復禁用銅器。時

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奉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註九）這些商賈及富家，是否爲山西人，史無明文，不易斷定。馬寅初先生想匯票是山西票莊發明的，不是根據唐書，恐是沿用瓦氏的言論。瓦氏對於中國歷史的知識，至爲模糊，不若艾氏遠甚。艾氏述譯飛錢制度頗詳，指爲官辦，並未與山西票莊混爲一談。據我們的意見，以唐朝的飛錢做山西票莊的起源，未免過於穿鑿。第三個問題，山西商人及山西票莊，甚麼時候與政府發生關係？瓦氏謂山西票莊在西曆九百年（唐昭宗光化三年）卽已代營國庫，由各地輸送金銀貨物入京，到十一世紀（宋代）儼然是國家銀行。唐朝賦稅貢物由諸道輸送中央政府，雖有轉運使的組織，需要商人包運，事甚可能，但是山西票莊經營斯業，苦無證據。至於以山西票莊爲宋代的國家銀行，恐怕是交子和會子制度的錯誤。

唐宋山西票莊的傳說，事極渺茫，不易研討。諸氏所說的，有許多地方是牽強附會，不足憑信。我們特意舉出，留待研究中國古代經濟史家的修正。

第二節 票莊起於明朝中葉說

上海銀行週報登載東海先生記山西票號一文，說山西票莊是在明朝中葉興起的。「當時成立未久，勢力猶尙薄弱，營業區域，僅限於北京之少數地方。及至李闖之亂，消滅殆盡。」（註十）日支那雜誌，山西票莊一文，也有同樣的意見，「山西票莊的創業，雖起於明朝中葉，但是當時的力量很微弱，不甚可觀。」（註十二）這兩篇文章，雖同主張票莊起於明朝中葉，可是沒有舉出甚麼證據，而且兩位作者自己認爲不甚重要，恐怕也是不可靠的傳說罷。

第三節 票莊起於明末清初說

還有一種傳說，時代和上面所說的相接，而流播很廣，便是明末清初說。據此說，山西票莊的起源，資本是從李闖得來，顧炎武訂章程，造成票莊三百年的偉大基業。我們姑舉下面幾條來做此說的代表：

(一) 支那經濟全書論山西票莊的起源說：『據說開始是山西的康氏。清初順治年間李闖王造反，不利敗走時，所有的金子攜帶不便，把軍中所有的金銀財寶，放在康氏的院子裏而去。康氏忽拾得八百萬兩，因此將從來謀一般人便利的山西匯兌副業改爲本業，特創票號，至是該地的巨商都是康姓。』(註十二)中文譯本，申引其意，改數目字，加上地理的方位，演繹如下：「……其始康姓者，於清初順治年間，闖賊以兵不利敗走，遂以頻年竊取之金銀財貨，悉置於康氏之家，全爲康氏拾得，突成巨富，傳說約有千萬。由是極力經營商業。始於山西省垣，設立票莊，以便交通，頗獲厚利。復以東南之商業頻繁，遂擴張其勢力於東南各大商埠，亦頗獲利。於是山西之豪富效之，遂視此爲專業，逐次推廣。今日清國之各商埠，幾無處不有山西票莊之營業云。』(註十三)

(二) 徐珂的清稗類鈔說：『相傳明季李自成擄巨資，敗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資以設票號。其號中規則極嚴，爲顧炎武所訂。遵行不廢，稱雄於商界者二百餘年。』(註十四)

(三) 商務印書館的辭源票號條文與清稗類鈔相同，略改幾個字而已。『相傳明季李自成擄巨資，敗走山西。及死，山西人得其資，以設票號。其號中規則極嚴密，相傳爲顧炎武所訂。遵行不廢，故